

关恒武著

李自成

根子说过，如果漂浮岛上有两个男人，就得争王位，这里就得是战火硝烟；如果有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为了这个女人，两个人就得争得头破血流；如果有两对夫妻，就都会觉得对方的老婆好，为了对方的老婆两个男人就成了仇人。因为只有根子一个人，漂浮岛才是一块圣地。根子想通了，只要远离人类，哪儿都是天堂……



关恒武 著

李家園子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家围子/关恒武 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66-1781-6

I. ①李…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2014 号

李家围子

作 者: 关恒武 著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鞠 景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开 本: 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齐齐哈尔市直机关文印中心

书 号: ISBN 978-7-5166-1781-6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010-63074590

自序

赌场上看胸怀，酒场上看人品，人得事儿上看。平常的日子里，我总觉得自己胸怀宽广，潇洒豁达，过去谈起生死来，慷慨激昂，把死亡当成一次远行。然而，当胃癌诊断书放在我面前时，我却一夜未眠，把没写完的小说《李家围子》卷巴卷巴塞进柜里，我觉得从前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看过一场电影，名叫《帝国的毁灭》，写法西斯的。德国失败时，在希特勒自杀后，一位将军携情人也准备自杀，当他们走过正在打字的秘书身边时，这位将军回头对秘书说：“我已经不需要你了，游戏已经结束。”

在将军的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场游戏。

还有什么不是游戏呢！

说服别人容易，说服自己难，只有在这时才知道，自己就是一俗人，平时人前的高谈阔论，全是因为自己的轻薄与浅显；才知道英雄和伟人不是谁都能当的，面对屠刀能够昂起头颅，微笑一下，甚至还有人在死之前能唱几句小曲儿，真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我知道，每个人都得死，只是早晚问题，一百年后地球上的人换

一茬了。死去一个人，对这世界来讲，不是什么大事儿，就像战争，死去一个师、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的战士，对国家来讲，不是什么大事儿，而对于一个烈士的家庭，对于一个烈士的母亲，对于一个烈士的儿女，对于一个烈士的妻子，天塌了，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

生命立在宇宙间
誓为砥柱擎苍天
一腔热血润冻土
死去全当卧床眠

这是我写过的一首诗，当时真是豪情万丈，感觉到自己真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离伟人不远了；现在面对这首诗，心虚到让我脸红。那时候，我突然发现，过去被你忽视的生命，全都有了尊严，锄地的老人、扫大街的妇女、捡破烂的老头，甚至那些猫儿狗儿，他们多么幸福，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可以和亲人朋友在一起，简单的做两个小菜，喝两杯小酒，说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管它有用没有用，随时可以挥洒时光

那段时间，我很无助。

我想，谁在死亡面前都很无助，那份无奈的感觉，让你感受到人的渺小，生命的渺小。那段时间，我看谁都很幸福，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人都很完美；那段时间，我为我小时候伤害过的一只麻雀而感觉到痛心和内疚；那段时间，我为这世界上所有的活着的生命欢呼雀跃，虔诚的为他们祈祷；那段时间，周围人对我的每一句问候，都让我感激涕零。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亲情、爱情、友情；金钱买不到的，恰恰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那段时间，我被亲情、爱情、友情包围着，觉得这世界是那么美好；那段时间，我惭愧的反省自己，觉得过去我忽视了亲情、爱情、友情，为他们付出的太少，为

这世界付出的太少。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生命不只属于我自己，它还属于父母、妻子、儿女、兄妹、朋友，更属于你生活着的社会。于是，我参禅坐定般的悟出，当你被别人所需要时，你活得才有意义。想到这些，我从柜里掏出没写完的小说《李家围子》，接着写。

写《李家围子》，说明我还活着。

将来有一天，我在与不在，《李家围子》这本书还在，说明我还活过，就行了。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叶落总是要归根的	1
第二章 守住精神家园	15
第三章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23
第四章 英雄的故事	36
第五章 我的作家梦	48
第六章 网里三条鱼	58
第七章 路在脚下延伸	64
第八章 山海经	77
第九章 天生我才不一定有用	94
第十章 啊，剑兰	103
第十一章 一个情字说不清	114
第十二章 世界变了	125
第十三章 用生命去坚守	137
第十四章 射歪的丘比特之箭	150
第十五章 沿着来时路	163
第十六章 绽放在坟头的玫瑰花	177
后记	190

第一章

叶落总是要归根的



李家围子，我回来了。

离开李家围子的时候，那条通往县城的路，还是一条土路，路中间有两条深深浅浅的车辙，车辙里窜出车轱辘菜；路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马蹄坑，马蹄坑里开着马蹄莲。路两边是望不出去的庄稼地，苞米结出棒子就老了，长出了胡须，在微风中飘动；高粱长出穗子就红了，夕阳下烧成了火炭；黄豆熟了的时候，变成了铃铛，风一过，像是谁在摇，哗啦哗啦的在告诉人们，收获的季节到了。回到李家围子的时候，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没有了车辙，那路上不见了车轱辘菜和马蹄莲，没有了泥土的芬芳，像是石板，人走过就更留不下什么痕迹。那条路，那条柏油路，从远处看像是一条流动的河流，车走在路上像船，船走过，走过就走过，也没见留下什么痕迹。路两边的庄稼还依旧绿了黄了的生长着，只有谷穗欠谁啥似的，谦恭地低着头。

李家围子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是北方一个坐落在乌裕尔河边儿上

的村落。小村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草房，墙是土坯砌的，房顶是芦苇盖的。苫草房可是技术，苫不好，茅屋会被秋风所破。晒干的苇草也是土地的颜色，茅屋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这茅屋养人，住起来冬暖夏凉。小村古朴、清静、落寞，没出过陈胜那样揭竿而起的英雄，没有祠堂；没出过改朝换代那样的惊天动地的事儿，没有村志；总是被世人遗忘。因为有了乌裕尔河，村子才有了生命。小河像一位赤裸的少女，扭动着美丽的腰身，迈着小碎步，从兴安岭腹地出发，唱着悠扬的乐曲，经过一大片碧绿的草原，来到一片无边的洼地中，它看中了这片土地，就停下来安家了。小河一点也不甘于清贫，鱼儿是它的儿女，时不时地翻起几朵浪花；细竹一般的芦苇是小河里的森林，随风摇曳；金黄色的小荷花，点缀了河面。芦苇可以用来苫房、编炕席、烧火，而荷花生长着，为这世界增添一点美丽的色彩。

我喜欢小村清晨和傍晚的炊烟，像是村子上空生长着的森林，这让小村和这世界充满生机，并告诉人们，这里有人生活着……

二

离开李家围子的时候，我是带着梦想的。我想，不只是我，许多离开李家围子的人，都是带着梦想的。我去的地方是个县城，查地方志能查到叫黑水县。黑水县因为坐落在乌裕尔河边儿，乌裕尔河是黑龙江的一条支流。乌裕尔河的水看着墨似的，掬一捧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清澈透明。县长是这里最大的官儿，和紫禁城里的皇帝差不到哪去，再加上山高皇帝远，县长就成了土皇帝。因此，谁要能和县长攀上枝儿，就能有好日子过；谁要是得罪了县长，几代人跟着“吃锅烙”。平民百姓，见一次县长比见到皇帝都难，因此，有人为能见到县长而激动得泪流满面。谁家孩子哭闹，大人们就说：县长来了——孩子当时就不闹了，好使。人们教育自家孩子也都拿县长说事

儿：好好学习，学好了能当县长。

树林告诉我：“学习好不一定能当县长，两码事儿”。

树林是李老嘎瘩的儿子，叫李树林，没有人叫他李树林，都叫他树林。

我说我懂。

我懂个屁，正如我在理论上懂得怎样游泳，知道手怎么划，脚怎么蹬，可到了水里就是个沉底儿。我很傻，都上中学了，还问妈妈，村里那四十多岁没出嫁的老姑娘为什么不生孩子？我以为女人到了年龄就得生孩子。别怪我，出生在60年代的人，没赶上好时候。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买不起半导体，有线广播都安在村长家了，启蒙教育是从“狗连裆”哪儿开始的。离开李家围子前，我还天真地想：果子成熟了，自然有人采摘。在县城待了几年，没白待，终于明白，有那么多果子都成熟了，为什么摘你？

我信树林的。

树林这小子心眼儿多，一辈子不吃亏，总能占到便宜。生活困难时期，树林买了二十只鸽子，每天都把鸽子拎到大乘寺。大乘寺是一座庙，建在野外，四面八方哪都够得着，一点都不清静，门庭若市。自从人类历史诞生佛教以来，佛家圣地从没冷落过，不幸的人太多，受伤的心灵找不到家，只有那地方可去。大乘寺是一座近代寺院，建于解放前。虽然是一座近代建筑，却依旧根据古代寺院的形态建造，是现代北方最大的琉璃瓦建筑之一。建成时，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为寺庙捐赠了一套珍贵的唐版《华严经》，大乘寺有了皇家阳光的照耀，成了佛家圣地。大乘寺的大雄宝殿由黄釉琉璃瓦覆盖，举架高远，天地空旷，佛像把空间填满，让来到这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渺小。特别是进寺就有一处顶天立地的白玉观音，慈祥中略带威严，让那些心有杂念的人心里没底儿，让那些花过人间“造孽钱”的人，心惊胆战。来寺庙上香的人，大都是不幸的人，什么家庭不睦、婆媳不和、男人养小、女子外遇、老人生病、孩子多灾、前途未卜、东窗事发……善男信女

很多，香火很旺，很多香客为求平安，都舍得买些活物放生，想积点阴德。树林第一次来到大乘寺，在威严的佛像面前也头发根儿发炸。可他看到和尚开着跑车，拉着女居士开房；为分香客捐的钱，和尚们打得头破血流；才知道，建寺庙是和尚们的生存手段……便不觉得有多神圣，就把鸽子卖给善男信女。善男信女又是磕头、又是烧香、又是捐钱，最后把鸽子放生。看到鸽子带着鸽哨飞向蓝天，善男信女们双手合十，罪孽困苦烦恼病痛渐行渐远，心灵得到了解脱……他们做梦都想不到，当天晚上，那些鸽子又都飞回树林家。鸽子飞回来了，他们的罪孽困苦烦恼病痛又跟着回来了，没办法摆脱。

第二天，树林又拎着鸽子出现在大乘寺。那些鸽子树林卖了好些年，是善男信女们信奉佛祖的虔诚之心，养育了树林。

谁有这心眼儿？

来到县城前，县城是我心中的美国纽约。别笑话我，纽约啥模样我也不知道，八成和县城差不多，或许比县城大一点，繁华一点，楼多一点，楼高一点，车多一点，女人露的肉多一点……你们要是笑话我，那是你们这些蛤蟆们没有掉进井里，不知道天就那么大。到了县城，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人，雄心壮志的，低调儿地把自己当成白纸，总想在自己这张白纸上写出华章。就像当下一些人，把祖上值钱的东西都当了，换俩土鳖钱，拿着青春当赌注，趁年轻考托福雇蛇头，有挖门盗洞的、有趁着月黑风高偷渡的、甚至几十个人闷死在船舱里，被蛇头扔进大海，后续“部队”还在壮大，全都奔着美国的纽约，以为那儿遍地是黄金，以为那儿是世界上最富足、最文明、最民主、最自由的地界。看过猪跑，真就有人没吃过猪肉，结果有人弄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最后从跳蚤市场旧货摊上买两套廉价的名牌西服，一包装，唱着：“回来吧，回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哭着说我想祖国、想家乡啦，当了回海归，装得人模狗样，算是衣锦还乡。

李家围子之所以叫李家围子，是因为第一个在这里落脚生根的人

姓李。在北方，每一个村庄都有故事，还不止一个。李家围子的故事，是李家后人编出来的，说他家是李世民的后代，被迫害流落到这里。这话得上南门外听去，李家围子没那么长时间的历史，那是他们听评书听多了。李家后人曾经说过朝鲜人杀狗，先把狗饿它三天，然后喂它咸盐水，喝完咸盐水的狗，口渴，就是个喝水，越喝越多，让它上吐下泻，把肚子里肠子里的东西吐干净，也叫洗干净，再把拌好的肉馅让狗吃了。狗吃完肉馅，把它吊死开膛破肚，狗肠子拿出来煮熟，就是纯纯的朝鲜狗香肠。听他们说这话，就不是李世民的后代，李世民的后代再退化，也不至于退化到这地步。不过据老辈人讲，是李姓人家拄着打狗棍来到李家围子这地界，把打狗棍往地下一插，捡张破网在乌裕尔河里打鱼糊口，谁想几天之后，插在地上的打狗棍居然生出嫩芽，生长成一棵小榆树。你看你看，打狗棍都活了，这地方一定是块福地。打狗棍是榆树枝做的，看得出来榆树的生命力极强。榆树这东西小时如果不被牛啃，活下来就能活个几百年，成神了。这种树没有直溜的，全都曲里拐弯，虽然成不了栋梁之材，黄了的榆树钱被风吹得满天飞，落哪儿都能活，或茂密于村头，或伫立于旷野。榆树钱绿的时候，一嘟噜一嘟噜的把枝头压弯，像古代用绳串起的铜钱。饥饿年代，人们都撸榆树钱吃，嚼着甜甜的榆树钱，嘴都吃绿了。听人们说，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就是指榆树说的。榆树的根很深，而且根须特别发达，什么样的土地它都能扎根。它既向下扎又向周围生长，树根像好多条蛇朝周围爬去……

插在地里的打狗棍都活了，李姓人家觉着这是天意，就给活了的打狗棍上香磕头，当神树敬着。他们取些榆树枝搭下第一家窝棚，点起第一缕炊烟，就落地生根。李家围子是一个小岛，被乌裕尔河和芦苇滩围在中间，只有一条泥土路通向外界。

因为一棵树，因为被乌裕尔河环抱，才有了李家围子。

这还有点靠谱。

乌裕尔河是一条圣洁的河，第一个在李家围子落地生根的人，是奔这条河来的。乌裕尔河千回百转，银子般地在北方的平原上蜿蜒千里，并在广袤浩瀚的芦苇荡中流淌出变幻迷离的沼泽，她以其细腻的柔情，养育了两岸的儿女，滋润着两岸美丽丰饶的土地。连出生在这里的人都会被她旖旎的秀色迷恋，清澈的河水，可以看到深处自由自在的鱼儿；深深的芦苇荡，莽莽苍苍的云烟水草，夜晚快要掉在地上的星星……还有春天，柳笛吹出的野调，让天空飞翔的鸟儿都躁动不安。

乌裕尔河开化时，毛茸茸的柳苞便爬上了枝头，我们这些在屋里猫了一冬的孩子们像植物一样复苏，活跃了……掰一根柳条，用手轻轻地拧，柳皮便与柳芯脱离，尔后抽出柳芯，再把柳皮一端剪齐，用刀慢慢地削去一圈硬皮，柳笛便做成了。不管白天夜晚，柳笛一吹响，便能唤来一群鸟儿在李家围子上空歌唱……

李家围子因为坐落在乌裕尔河边儿，应该不寻常，却很寻常。我小时候，觉得李家围子就是世界，至少在我心中是这样；我小时候觉得乌裕尔河是一条不平凡的河，至少在我心中是这样。

乌裕尔河还是太平凡，像从前的呼兰河一样平凡。呼兰河很久以前也是一条平凡的河，后来因为萧红写了《呼兰河传》，就变得不再平凡。我曾想，我能不能像萧红那样，使乌裕尔河变成一条不平凡的河呢？

我努力去做了。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我只是乌裕尔河里的一条鱼，不知道能不能游进深海。

报纸上有一条新闻，在南海一个渔村边儿上的浅滩，一条巨鲸搁

浅，一些小鱼小虾围着巨鲸游来游去，庆幸自己生活在浅滩，不会像巨鲸那样活不下去。尽管人们又是往鱼身上浇水，又是搭凉棚、又是往深海里拖，最终还是没能救活这条巨鲸。

我想像得出，这条巨鲸在深海中时，如深山的猛虎，是海洋的主人。高兴时它可以兴风作浪，不高兴时它可以翻江倒海；想弄潮，只需一翻身……

然而，这样一条巨鲸，在浅滩上却不如小鱼小虾，没了生气，没了深海中的风光。

我觉出，世上的生灵在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演变后，都确定了自己生存的环境和位置，果结在树上，花生埋在土里，有些鱼就应该生活在浅滩中，有些鱼，比如巨鲸，就应该生活在深海里；换了位置，那后果可想而知。

我知道，其实有许多巨鲸搁浅在浅滩上，有的被有心人救入深海，有的涸死在浅滩，有的等待下一次潮汐的来临……



让乌裕尔河变成一条不平凡的河，这想法从我懂事起，就像一粒种子埋进我的心田，不知什么时候能发芽。离开李家围子那天，我在村外朝李家围子磕了三个响头，好像就要做到了。然而，直到今天回到李家围子，这一切我没能做到，并且觉得这辈子也很难做到了。

我没做到，是有原因的。

根子说过，年轻时读懂历史，你能当皇帝。读懂历史，你就会知道600多个皇帝是怎么当上的；读懂历史，你就会知道徽商晋商是怎么发的财。根子是孟先生的儿子，叫孟有根，我们都叫他根子。我烦历史，一上历史课就头疼，全都死记硬背，就记点年代。还有，历史都被人篡改了，都是按皇帝想法写的，掩盖了太多的真实。上学时读

历史，只记住了鸦片战争发生在哪一年，其他都是云里雾里。根子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别人的成功与失败用鲜血铺成了路，你看清楚了，可以选一条捷径。年轻时你不懂历史，你就不成熟，政治上不成熟，生活上不成熟。等你成熟了，不是年轻时靠读书成熟的，是用生命体验之后才成熟，一切都晚了，你已经老了，没有你奋斗的时间了。

根子说人得懂得两点：社会是咋回事？人是咋回事？知道社会是咋回事，你就懂得了社会规则，也就是游戏规则；懂得游戏规则你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就能活得比别人有滋有味儿。懂得人是咋回事，先就要知道死，有人两岁就夭折，有人十岁早亡，用一个唱二人转的演员话说，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懂得这一点，你就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命。

根子懂得真多。

我不懂，花了四十多年时间才懂，耗尽了青春，后悔年轻时没去读历史，把历史就饭吃了。现在就是明白了，用根子的话说，晚了……

五

当乌裕尔河岸边的蒿草散发出幽香时，正是菱角成熟的季节，于是，我们便划一只小船，来到河里采菱角。乌裕尔河水面宽，周围被密密的芦苇包围着，整个水面被菱角秧及荷叶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像是锦缎铺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摘菱角的时候，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翻动菱角秧，因为手重了会把熟透的菱角碰落到水里。

正月里采花无花采

二月间采花花正开

三月里桃花红似海

四月间葡萄架上开

采菱角的人们大多是年轻的姑娘和漂亮媳妇，她们哼着野调，把菱角装满了腰筐……

这些都是乌裕尔河留给我的记忆……

呼兰河是一条不平凡的河，它养育了萧红，萧红回报了呼兰河，写出了《呼兰河传》。萧红说：“我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为他们充满我童年的记忆，忘却不了……”乌裕尔河是一条平凡的河，她也是我的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每个人离开家乡，再回来的时候，都想衣锦还乡，那样才有脸面见“江东父老”。回到李家围子，我混得人模狗样，乌裕尔河没嫌弃我，我知道，即使我挎着要饭筐回来，她也会把我的要饭筐装满。乌裕尔河是母亲河，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还是儿时的伙伴，根子接纳了我。

根子住在漂浮岛上。

乌裕尔河水域辽阔，里面生长着片片芦苇，如果坐船驶进乌裕尔河，像是划进了白洋淀。涨水时，乌裕尔河水蔓延开来变得无边无沿儿，成为“地中海”。乌裕尔河上漂着一块比场院大不了多少的浮排，上面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甚至还生长着老榆树，老榆树上还有乌鸦絮的窝……那浮排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是一片枯树叶，或者就是一段枯苇，随着岁月的推移，空中浮尘的沉淀，水面浮萍的附着，那浮排才慢慢长大。有鸟儿衔着芦苇的种子落在浮排上，或有风将树的种子吹到浮排上，浮排就长满了芦苇，慢慢也有了树。

根子在漂浮岛上盖了两间茅屋，这想法太有创意了，人不会有这么古怪的想法。根子说他不是人，谁要说他是人他就跟谁急。根子说他最痛苦的一件事儿，就是和人类生活在一起。根子在漂浮岛上盖两

小间茅屋，就是想远离人类。李家围子的很多人说根子疯了，根子不计较，他说他不和人类一般见识。

根子在茅屋前开了片菜地，夏天，他就种上茄子、豆角、黄瓜、柿子等，从来不卖，都是自己吃。茅屋的东山墙上，挂着片片渔网，还有晒着的鱼干，也是自己吃。根子没娶老婆，自己吃饱连狗都喂了。他常常自嘲地说：不能因为一棵树，失去一片深林；不能因为一杯牛奶，养一头奶牛。认真的时候，他就说：不娶老婆，是他承受不了那份责任；不想生儿育女，是他承受不了那份牵挂。

根子在菜地中间支起四根柱子，上面盖上芦苇，修就了一个亭子。亭子上还挂了一块匾，是根子自己手书：

天下闲人

亭子里有一个锅盖大的树墩，放在亭子中间，当成一张桌子，四个小一点的树墩，便是四个凳子。

中间的桌子上，刻了一张围棋棋盘，棋盘两边，永远堆放着黑白棋子，不管有没有人下，棋子就放在那里，像是为成仙得道的人准备的。

根子在飘浮岛上闲工夫多，在爹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棋谱，那本棋谱老掉渣了，鼠咬虫蛀，自然风化，页子都黄了，翻的时候得小心翼翼，弄不好就缺字少页。棋谱是根子成为“杀手”的密典，他得工夫就琢磨，灵性就出来了。根子最拿手的是中国象棋，周围十里八村，都没有根子的对手。根子却不愿下中国象棋，他悟透了中国象棋。中国象棋也是游戏，是“政治游戏”。他把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一比较，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根子说：不管下啥棋，说高尚了是为了益智，说白了也不过是一场游戏，连人生都是一场游戏，何况是一盘棋。别游戏游戏的，还不是一般人能玩起的，碰上那小心眼儿的，